

|上|

海棠点点红妆，原是思君醉了。

蔓蔓青萝

桩桩 著

完美
纪念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



蔓蔓青萝

桩桩 著

完美
纪念版

|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蔓蔓青萝 / 桩桩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3-6949-9

I. ①蔓… II. ①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2294号

蔓蔓青萝

著 者: 桩 桩

出 版 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安 可

封面设计: 46设计

版式设计: 苏 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40 字数: 614千字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949-9

定 价: 66.00元 (全二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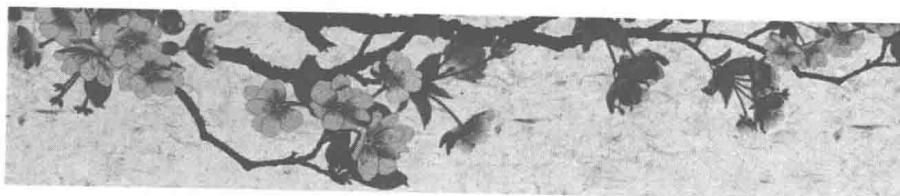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蔓蔓青萝》

《诗经·国风·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19
第四章	026
第五章	048
第六章	060
第七章	076
第八章	085
第九章	098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15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50
第十四章	163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0
第十七章	211
第十八章	220
第十九章	232
第二十章	242
第二十一章	250
第二十二章	267
第二十三章	281
第二十四章	296





睁开眼睛，程箐马上闭上，再睁开，又闭上。如此反复几次之后，程箐判断，这绝对不是做梦，自己没有在家里的床上躺着，而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动了动手脚，四肢健全完好无损，摆了摆头，头有点儿轻，脑子还清醒着。她坐起身，身体没有问题。

程箐坐在床上发呆，会是谁半夜悄无声息地把她从家里移到这个地方呢？甚至没有惊醒她。

程箐一向睡眠浅。尤其是父母出差就她一个人在家时，她的听力就好得惊人，老鼠爬到厨房翻垃圾筒，爪子刚放到垃圾筒盖子上，程箐就已跳下床迅速跑进厨房并操起一个网球拍挥了过去。长期盘踞厨房的老耗子惊得一跳，悻悻然跑开，钻出排风扇洞口时还停了一下，扭着身子用小豆眼蔑视程箐，仿佛在说，捡垃圾而已，至于吗？

这晚，程箐又一次气呼呼地赶走老鼠，上床继续睡。没有声音再打搅她，睡眠质量很好，连个梦都没有做，醒来后睁开眼就到了这个地方。

她转头打量四周，屋子不大，十来平方米，刷得粉白的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和一副对联：“随风和璧月清明，听涛青竹雨无意。”挺雅致的。

再看，天花板是用木板一块块拼成的，绘着蓝地宝相花。大

概是年深日久，褪色了不少，显得有些陈旧。地面是大块青石砖铺就。窗前有张雕花条案，上面摆着一张琴，还有一盆兰草。布置简单优雅。

她突然觉得身上有点儿酸疼，一摸，身下是硬板床。睡惯了席梦思软床的人睡这样的床一般身体都会酸痛。又看这张床，古色古香，像仿明清时期的古董家具，有门罩和床帏，而且用的是四合如意纹加十字纹构件进行卯榫连缀，做工细致，四周挂着浅黄轻纱质地的帐子。程箐想，这床真的很漂亮，仿造得这般精美，肯定价值不菲。枕头呈长条状，上面有花，她摸了摸，又捏到里面细小的颗粒，里面的芯子大概是糠麸一类的。程箐笑了，绣花枕头里面一包糠，原来真是这样！

四周异常安静，程箐醒了就不打算再待在床上，她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把她带来的。程箐伸出脚想穿鞋，脚一伸她呆了，再把手拿到眼前看，再呆，往身上一瞧，急急一摸。程箐急火攻心，脑袋瞬间空白，只听一颗心怦怦乱跳，眼泪就冒了出来，这、这个身体不是她的！穿的衣服也不是现代的服装。

程箐大口大口地喘气，下意识张嘴就喊：“妈！”

只听到门一推，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急走进来：“阿萝，娘在这里，梦魇了吗？”

程箐再次被惊吓：“娘？”

那女子走过来温柔地抱着程箐：“乖，有娘在，不怕呵，做噩梦啦？瞧你满头大汗的！”说着用手里的绢帕轻轻地给她擦汗。

一阵淡淡的香气袭来。程箐吓得浑身颤抖，这真的不是梦！女子似乎感觉到了，轻轻一抱，把她抱在腿上坐着，搂着她轻拍着她的背哄道：“娘在呵，阿萝乖，不怕不怕呵！”

此时程箐已处于惊吓过度的状态，浑身僵硬，连话都说不出来。女子这才发现不对，开始摇晃她：“阿萝，怎么啦？阿萝？来人啊！”

门外又跑进来两个人，一个丫头打扮，一个老妈子打扮，惶声问道：“七姨娘，小姐怎么啦？”

女子声音里已带着怒意与悲愤：“小姐向来怕一个人睡，连你们也看我们娘儿俩不入眼？这般怠慢？”

两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脸“唰”地白了。年长的那个胆子大些，

开了口：“七姨娘，老奴是看天已大亮，时辰不早了，就去拿小姐旬试前的衣服，没有想到小姐又梦魇了啊！”

年纪小的丫头已带着哭声：“今天小姐已睡迟了，小玉唤了两声她应了，就赶着准备热水去了，我以为小姐已经醒了。夫人饶了小玉，以后小姐不起再不敢离开了！”

七姨娘见她们这般惶恐，轻叹口气道：“还不快点儿去准备，今儿马虎了可不成！”

张妈和小玉感激地看了看七夫人，磕了头赶紧走了出去。

七姨娘低声哄着程箐：“阿萝，张妈和小玉都是娘选了好久的人，她们心里都是待你好的。”

程箐牙齿还在打战，她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不由自主地点头，嘴里终于挤出了蚊蚋一般的声音：“嗯。”

七姨娘捧起程箐的脸，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娘知道你是怕今天的考试，可是，娘只有你这么一个小女儿，你要是闹脾气误了考试，丢脸倒是小事，叫娘怎么忍心让你挨板子？这以后啊，咱娘儿俩在相府的日子可更不好过了。”说着脸上已有了哀怨之色。

这时张妈捧着一叠衣服，小玉端着一个铜盆走了进来。

七姨娘放下怀里的程箐，牵着她的小手说道：“来，今天娘给你梳头。”

张妈抖开一件青色的裙子系在程箐腰上，给她罩上了一件紫红色的短袄，东一根带子西一根带子地系好。程箐完全成了木偶由着她摆布。

穿好衣服，七姨娘引程箐到妆台前坐下，她猛然看到铜镜里一张陌生的小脸，双手捂着脸又发出一声惊呼：“啊！”

七姨娘看看天色，脸上显出焦急：“阿萝，时辰不早了，再不打扮就来不及了，要是迟了，你爹他，唉，可怎么办才好！”

考试？我爹？程箐慢慢拿下手，轻轻睁开眼，眼睛里又浮上一层水雾。这是谁啊？我怎么变这么小？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简直不敢相信，呆呆地瞪着镜子里那个红着眼睛、面色苍白瘦弱、最多六岁的小孩子。

看到程箐乖乖地坐在镜子面前，七姨娘、张妈、小玉加紧了装扮她。一会儿工夫，镜子里就出现了个眼睛大大的，长着一张精致小脸，有着整齐的刘海和一双小髻髻的可爱小女孩。七夫人满意地用两条锦带系在了她的小髻

髻上，侧头欣赏着，脸上露出了笑意。

张妈乐呵呵地道：“小姐像极了姨娘，长大必定也是个美人儿呢。”

七姨娘牵着程箐的手往屋外走。

程箐走出房门看到，这院子中间是个天井，摆放了两个大的石鱼缸，中间一树海棠开得正好。早上怕是下过雨了，天井里湿漉漉的，海棠花经雨一染越发红艳，可是眼下不是她欣赏景致的时候。七姨娘脚步有几分着急，赶时间怕迟了。

程箐突然想，她是要带自己去参加什么考试，仿佛很重要，刚才她似乎说这关系到她们娘儿俩在相府的生活什么的。娘儿俩？程箐又心悸。七姨娘看上去二十三四岁，和自己好像也差不了两岁，她得叫她，娘？唉！

程箐努力让自己平静，她想要知道马上进行的考试是什么，接下来再想这番诡异的变化。她扯扯七姨娘的手，抬起脸问她：“考试时我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早上起床后七姨娘第一次听到程箐问与考试有关的问题，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怜爱地摸摸她的头：“阿萝，娘知道你尽力了，尽力想学好琴棋书画，作诗吟对，可是，你不喜那些自然学得不够好。但是，你答应娘，无论答得好与坏，都不要哭，不要丢脸！”

说到这里，七姨娘眼中现出一抹恨意：“不管她们怎么折腾，我们绝不掉一滴泪！记住了，阿萝？”

程箐看着七姨娘眼里的那抹殷切，点了点头。只要不哭就行！她叹息，这是什么样的环境？这具身体是个什么性格？娶了至少七个老婆的爹是什么样子？

七姨娘牵着程箐走进一座大厅，原本细碎的说话声停了下来。程箐看到大厅里左右两边的梳背椅上分别坐着五位满头珠翠的女人。正中两张椅子空着，看来是那个爹和正妻的位置。

七姨娘微微一笑，对着左边福了福叫了声：“妹子来迟，姐姐们恕罪。”又朝右边几位行了同样的礼，坐着的那几位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七姨娘怕是已习惯众人的冷淡，也没想着要等回礼，带着程箐走到右边末位坐下。

程箐站在她身边，七姨娘这才放开牵着程箐的手。程箐往对面看去，那

几位女人想来是那个爹的另几个小妾。她们身边站着两个女孩子，大点儿的有十来岁，小一点儿的有七八岁。程箐想，看来这两位是我的姐姐了。右边上首也坐了两位女子，身边没有小孩。

她偷偷对比各位姨娘，觉得环肥燕瘦，各有风韵。七姨娘长了张精致小脸，尖尖的下巴，一双晶莹的眼睛，身材娇小越发显出种柔弱，却是几位姨娘里最漂亮的一个。程箐想，以后自己长大了，怕就是七姨娘这长相吧。

正在程箐眼睛四处乱看的时候，她看到对面那两个女孩子冲她撇撇嘴，然后不屑地转开头，模样骄纵至极，心里不觉好笑。小屁孩！突然想起自己变成比她们更小的样子，心里难受至极，不由得低下了头。

这时，听到一阵环佩钗响，众姨娘全站了起来，脆声脆气地说：“给老爷、姐姐请安。”

然后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都坐吧，今天旬试，阿蕾、阿菲、阿萝都准备好了吗？这三个月一次的考试不知道有无长进？”

程箐抬起头。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褐袍男子坐在了正中主位上，国字脸含威不露；旁边坐下一位身着淡色短袄银紫长裙的中年女人。

程箐仔细看着这个陌生的爹。刚才好像听七姨娘说起这是相府，一国之相不简单啊，举止严厉正统，眼神里闪动着精明。大夫人脸有些发福，圆圆的看起来和气，眼睛里却透出一股子算计的味儿。

上首的李相缓缓说道：“阿蕾，你站过来！”

程箐瞧着那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闻声出列，走到大厅中央，神色镇定，一双笼在长袖里的手却能隐隐看到捏起了的小拳头。程箐想笑，低下头藏住嘴边快要溢出的笑意，她想，当真以为阿蕾不害怕呢，到底还是孩子。

李相问道：“阿蕾，这三个月你习得最好的是什么？”

阿蕾脆生生地回答：“回爹，是琴艺。”

李相摆摆手，有家仆摆上几凳，放好琴退下。

阿蕾坐到古琴旁，气定神闲地拨动了两下琴弦，说道：“阿蕾现在要弹《梅花三弄》。”

随即琴声扬起，清新之意绕厅堂不绝。婉转三叠，冷冷如冰块撞击着溪水。

程箐暗叫一声好。她在现代听过《梅花三弄》的古琴曲，与这个相差无

几，只是听现场演奏，还是第一次。

她重新审视十来岁的阿蕾，面色平静，一张秀丽的瓜子脸隐隐现出一种高傲的神色。程箐心想十来岁就把琴弹得这般高超，太了不起了。她回想起小时候爸妈生拉硬扯要她学弹钢琴，她抵死不从。现在变这样了，还不如要求去学学古琴古筝吹笛弄箫一类的，有技傍身现在就管用了！想起现在莫名其妙的穿越，程箐又难受起来，双手不知不觉把短袄的布边子抓揉得紧了。

七姨娘注意到了，轻轻用手拍拍她，眼神极为慈爱，仿佛在说不会就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程箐突然觉得七姨娘待这个女儿真是好，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意。变成这样遇到的第一个人待她如此好，已经很幸运了。

此时琴声飘出尾音，阿蕾停下了，扬起小脸看着李相。

李相含笑点了点头：“阿蕾，为什么选这首曲？”

阿蕾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朗声回答：“阿蕾见院子里梅花疏落，虽已是早春二月，回忆起冬日怒放时的洁白芬芳，尤喜欢它傲雪凌霜的品性。”

李相抚了抚颌下的胡子道：“好，我的女儿就应该有梅花般的品性！下去吧，今晚爹来梅园瞧瞧你说的疏落的梅！”

此话一出，程箐看到左边的一位姨娘，应该是阿蕾的母亲，脸上迅速闪过一丝自得，又低下头柔声回答：“阿蕾还小，技艺不熟，老爷过誉了。”

程箐眼神在厅堂中转了一圈。除了七姨娘面无表情外，堂上众位夫人眼中或多或少都露出一点儿妒意。程箐想，众女争夫，古代人总是这样寻乐子，大概没什么玩的，就与人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阿蕾退到自己娘身边站好，阿菲出列。她长了张鹅蛋脸，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眨出一脸机灵。她没有发抖，大声道：“爹，阿菲这几月习字有点儿心得。”

于是仆从又抬来一张矮桌，放好笔墨纸砚。有丫头上前替阿菲拢好衣袖。阿菲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双手开弓笔走龙蛇般写下一副对联，一气呵成，瞧了瞧才放下笔，干脆地说道：“请爹爹指正。”

程箐看到纸上墨迹淋漓酣畅，好一手字！左右不分轩辕，想起自己的狗爬字，汗颜不已。

李相仔细看了半天，对阿菲道：“菲儿这手字的确大有进步，年龄小笔

力还有所不足，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这一番夸奖听得阿菲眉开眼笑，转头邀赏般对自己娘亲笑了一笑。模样娇憨可爱，程箐想，阿蕾清秀，阿菲娇憨，还好都长得像自家的娘，长大后自己也会是美人吧！正沉迷在观察中，突然听到李相喊了声：“阿萝，你过来！”

程箐愣了一下，七姨娘担忧地看了她一眼，轻声说：“阿萝，你爹叫你！”

程箐心里一慌，差点儿忘了这个阿萝也要参加考试的。自己不会弹琴，不会书法，会什么啊？连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程箐硬着头皮走到大厅中央站着。

李相冷着声道：“你两位姐姐一个擅琴，一个擅字，阿萝，三个月前你就交不了功课，你娘亲保你把十个板子记下了，说是三个月必定让你技艺见长，你这三个月习的什么？”

十个板子？这不行，莫名其妙还要挨打，绝对不行！做什么呢？背背还记得的古诗词好了，就怕这里是的人熟悉了。程箐站在厅堂中央脑子急转。瞧着她半天不吭声，那几位夫人多少露出点儿幸灾乐祸的表情。程箐心一横，就背诗，要是知道是何人写的，就说是自己喜欢背下的。要是不知道，就是自己的独家技艺好了。她抬起头细声细气地说：“学得一首诗，可以吗？”

李相睁大了眼，难以置信地盯着程箐，七夫人暗暗蹙眉。李相笑道：“好，好，我们家的三小姐居然会吟诗，念来听听。”

堂上传来低低的窃笑声。程箐转过头看到七姨娘脸色发白，不由得暗叹了口气，慢慢念道：“二月孤庭日日风，春寒未了院已空。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

这是宋代诗人陈与义的《春寒》。程箐改了几字用不属于她的稚嫩声音念完，看到堂中众人呆住，脸上惊诧妒忌什么表情都有。心想，我自己听了这孩子的声音念这样的诗也吓一跳呢，还真不习惯，声音都不是自己的了。明明是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听着却像别人在说话。

李相沉思了半晌，往七姨娘处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程箐再回头，七姨娘眼睛里已泛起泪光，娇柔中带着伤情之色。

程箐松了口气，看来他们没听过这样的诗句。这里不是宋朝。至少宋朝

之后的诗词版权就全归自己了。

李相呵呵一笑：“好，阿萝六岁便能得如此诗句，你娘用心了。板子免了。爹改天来棠园听你吟诗！”

这话一出，堂上“嗖嗖”射来无数锐利的眼风。程箐低下头寻思这个老爹说得很重的那句，“你娘用心了！”心想，你怕是以为这诗是七姨娘教我的。不过，也好，一个三个月前交不了功课差点儿挨板子的人突然会写这样的诗任谁都会奇怪。七姨娘不也说自己女儿不喜欢诗词，学得不够好，程箐退回七姨娘身边安静地站着思索。七姨娘可没教女儿写这首诗，回去后得马上找机会把七姨娘的疑虑打消了才行。

李相又道：“咱们李家世代书香。此后你们须更加勤勉，才不致引人笑话！”话到此处，声音已转严厉。

堂上众人忙顺和答应。慢慢散去，各回各的住所。

七姨娘牵住程箐的手让别人先行，最后才走出厅堂往棠园去。程箐觉得七姨娘现在甚是激动，握她的手比来时更为用力，走路的步子明显加快。看来那首诗竟无意中道出了她的心境。程箐综合七姨娘对她说的话和刚才考试的所见所闻判断，七姨娘肯定不受宠。她这么漂亮却不受宠？肯定有问题。

宁国？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相府里众位夫人对七姨娘抱有敌意，李相一看就有点儿假道学，自己还有两个有点儿娇纵却一身好才艺的姐姐，又将是怎样一场豪门恩怨！程箐暗叹，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啊！看了众多穿越文，她能像里面那些人一样袖舞乾坤、玩转世界吗？会不会小小年纪就夭折了？会不会明天一觉醒来又回去了？程箐想，以前这个阿萝怕是内向得很，不怎么说话。内向就内向吧，正巧自己是从小就当家独处、遇事也冷静的性格，没有大叫大嚷泄露情况，否则连这个美貌娘都没了，六岁还不得饿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给人拐了卖了弄进古代的青楼，还不得寻死去？

她抬头看了看七姨娘。七姨娘的脸色已恢复平静，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不对劲。程箐想，既然莫名其妙来到这里，冥冥中自有天意吧。好在阿萝才六岁，要是再大点儿，难不成真要假装失了记忆？

回去的路上，她边走边看着四周古色古香的回廊楼阁想，这肯定是个大户人家，地盘挺大的。那个爹治家一定很严，来往的仆从虽多，却听不到什么嘈杂声。

到底是投生有钱人家好，还是穷人家好呢？程箐想，还是有钱人家吧，古代的老百姓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还吃不饱穿不暖，苛捐杂税一箩筐，要是遇上个恶霸地主，饥荒灾年的，弄不好头发上插根稻草就被卖了。

她当下牵着七姨娘的手，回家。



回到棠园，七姨娘对着天井里怒放的海棠幽幽叹了口气。她叫张妈搬了张椅子在回廊里坐着，把程箐抱在怀里幽幽叹道：“阿萝，你对娘真好。一直以为你冷性子，说话少，和娘一年到头都说不上几句话，也不愿学诗文，没想到娘的苦处你都记在了心里。这家里，娘只有你一个亲人，你爹他来不来都不打紧。只是这诗文苦情伤心又带着倔强，你六岁怎么就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

六岁孩子哪有这么能干，自己六岁的时候背诗都磕磕巴巴的呢！程箐正想补救两句，听到七姨娘声音又转为愤恨：“那几个却还是不放心，恨不得把我们娘儿俩赶出去，若真能出去……唉！老拿你不会琴棋书画做文章。娘今天可真是担心，那板子怕是要落在你身上了，又无力护你。李家的女儿如是没用，不能帮助你爹，还不如小玉来得值钱……也真是我的女儿，怎么会不懂诗文呢！”

程箐见七姨娘并无丝毫怀疑，就懒得解释。这时她已有些习惯七姨娘的怀抱，香香的，软软的，像极了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她窝在七姨娘怀里开口问道：“能不能告诉阿萝，我要帮父亲做什么事？李家的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精于琴棋书画？”

话一出口程箐就有些后悔，万一七姨娘平时早告诉给了阿萝，会不会惊诧。七姨娘叹了口气，慢慢说道：“你还小，大一